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六十一回 誇豪富兄殮擬捐官 下計聞商量請點主

且說阿二一死之後，寶玉以嫡親哥哥看待，並且為著自己場面，欲借此擴張豪富氣象，一新滬人耳目，以為現下多費銀錢，將來仍可取償於慶餘堂中，蓋慶餘堂聲名愈大，則得錢亦愈易，何必吝此區區？打了這把大算盤，所以當時購辦棺木，雖不是楠木杉枋，卻也是上好的婺源板，連夜定合起來的。棺中應用的衾枕被褥與阿二身上的箭衣、外套、襯衫、棉襖、棉褲、靴帽等物，都是綢緞綾羅，件件從豐，便宜壽器店、衣莊店做了一宗大生意。寶玉還恐有不到之處，意欲聘請一位帳房，托他經手過目，支付銀錢，不至暗裡吃虧，否則倉猝之間，除化轎子、點地燈、燒衣包等事大家都曉得的，其餘買長買短，要這樣，要那樣，雖說有能幹的相幫，畢竟盡是粗人，那裡能想得週到呢？幸虧阿金出個主意，說：「我有認得一個客人，專門做慣紅白帳房格，阿要請俚來指派指派罷，勿然要弄勿落格。」寶玉依允，立即命人將帳房請到。帳房一經手，各事皆井井有條，斷不至要一樣沒一樣了。

其時阿二的屍骸已經翻出來了，放在客堂中間。橫勢這幾天，只好把生意停止的了。再說那個帳房想起一事，上樓請問寶玉：可要停柩在家，抑或明日便出，為因即刻要打照會到捕房中去，必須預先定妥的。寶玉心中暗暗盤算：既要出材場面好看，不得不多停幾天，然過於多停，卻又有關生意，故說道：「停仔一七罷，出材稍為從容點，勿知照會過去，阿准倪實格梗勒？」帳房道：「捕房裡我有個認識的人，略略出些小費，把照會打進去，諒來可以照准的。」說罷，仍到樓下，隨即差人去打照會。確是一件極緊要的事，按上海租界章程，凡界內居民，不論何等樣人，身死之後，限二□四下鐘內必須出材，不准停柩在家，違者示罰。但體面的紳商家斷不肯草草舉喪，則惟有打個照會，待等捕房工部局核准，或數天，或數□天，任憑你屋內停棺，巡捕都不來顧問了。不然，一過鐘限，那張罰條就要下來，不怕你不出錢。真是鐵鑄的章程，雖官長討情也沒用的。

話休絮煩。且說帳房差去了打照會的人，又命人往壽聖庵去叫和尚，準備夜間做緊急，再打發相幫去喚成衣，叫他趕做孝衣。好得人手眾多，添用了四名轎夫，儘夠指派的了，故到上燈過後，凡明日大殮應用的東西，該租的租了，該借的借了，該定的定了，該買的買了，盡行完備，書中卻難以細述。

斯時寶玉正在樓下，已曉得定做的衾衾棺槨等物，須明天早上送來，其餘現成購到各件，略一過目，看到靴帽兩樣，陡然想起一樁事來了。怎麼一樁事呢？因為這只大帽上沒有顏色的頂子，豈不失了體面？雖下到棺裡去的，就僱用了藍的水晶的頂子都可使得，然畫到喜神上面去，也僱用了這幾個顏色，別人見了，設或問他捐的什麼官職，叫我說什麼好呢？惹人嘲笑還不打緊，如果被人家扳駁，敲起竹槓來，不當穩便。再者牌位上要官銜，銘旌上要官銜，棺材上要官銜，銜牌上要官銜，燈籠上要官銜，處處脫不掉官銜，有什麼官銜，戴什麼頂子，頂子是朝廷名器，豈非最貴重、最體面、最要緊的東西嗎？縱使現在的名器，人人說他濫極不堪，只要有了幾個臭銅錢，俱可捐得到手。然口中說他太濫，頭上仍只好戴這個東西，斷沒有嫌其濫極，另換一件特別新樣的東西戴在頭上的。因各種顏色頂子是國家定的品級制度，起初捐例未開，自然貴重異常，到了今日，人人皆可捐得，毋怪濫極不堪了。但人嫌其濫，而我則正喜其濫，濫是這個頂子，不濫也是這個頂子，紅的依舊是紅，藍的依舊是藍，有何區別？只要捐個官銜，好戴這個頂子，就足以誇耀於人前了。況當此濫極之時，獨有一個未捐官銜，沒有頂戴，更比不濫時難以為情。我既然要替哥哥風光風光，即連著自己顯耀顯耀，這事最為緊要，必須迅速趕辦，否則銘旌也沒有，銜牌也沒有，牌位上、棺材上單寫一個姓名，燈籠上用慶餘堂的堂名，那時出起材來，還像什麼一個樣兒呢？倒不如暗暗喪喪了，免得被人瞧見的好。然捐官怕有一樁為難，我聞得娼優隸卒，身家不清白的，一概不准捐官。我是個樂籍人家，第一個先辦不到，這便如何是好？

寶玉獨自躊躇了半晌，忽然轉了一念：我只要多費些銀子，所謂瞞上不瞞下，捐局中必然貪做這注生意，不來查究我家的底細了。想得有理，即命阿金相請帳房，同到樓上商議此事。寶玉一述己意，帳房道：「所慮甚是，幸而目今不比從前，況且是個虛銜，更屬容易辦到，這裡的細底根由說穿了倒不好弄，好得他們也不查究，只想生意做得廣闊，那管什麼娼優隸卒、清白不清白呢？但不知你的意下，要替他捐幾品的官銜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想搭俚捐一個四品銜，勿知阿要幾化銀子？」帳房道：「我聽得近來捐局中生意不甚興旺，減折收取，大約四品虛銜只須三百多兩庫平銀，連費在內，六百元足夠了。」寶玉道：「喔唷，要六百洋鉅篤。」帳房聽他口氣嫌貴，便說道：「據我意見，捐那四品銜不值得的，倒不如捐個鹽運司提舉銜的好，雖是五品，也可以晉封四品，另做一對銜牌，決無人批駁的。照此辦法，可省一百塊錢，你道好嗎？」寶玉道：「蠻好蠻好，總總費仔格心罷。」說著，就開箱取出五百鈔票交與帳房。帳房接過，說：「我明日一早便往捐局中去，其餘牌位上的銜條、身上的補子，以及銜牌燈籠等物，該用著官銜的，今晚即寫字條，差人去知照便了。」說罷便走，走到半扶梯，忽縮身轉來問道：「我忘了一句最緊要的話，你家哥哥叫甚名字？」寶玉不禁呆了一呆，答道：「阿呀，奴到勿曉得，只怕俚無不名字格。」帳房笑道：「他官名叫做阿二，豈不要笑死人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實梗罷，費格大才，替俚取仔一個名字罷。」帳房點點頭方始下樓去了。隨即寫了四張字條，一張是壽器店，一張是衣莊店，一張是漆器店，一張是燈籠店，各遣人分頭去訖。至於六局鼓手人等，方才已命人關照過了，不必細表。少停帳房用過夜膳，等壽聖庵的和尚來了，已有九下多鐘，即便作別而去。

當夜一班和尚計有七眾，即在靈前做那緊念功德，居中一位大和尚，左右六個散眾，香煙繚繞，梵貝傳宣，和著那鐘鼓、鑊鈸、木魚之聲，□分聒耳，與施食的法事差不多，惟中間用一根丈餘的紅頭繩，一頭繫在臺上接引佛手中，一頭繫在死屍的大拇指上，是接引他到西方之意。其實無甚道理，不過取其熱鬧，陪伴這個死屍罷了。足足鬧了一夜，至天明方止，大家都沒有睡覺。

送和尚去後，隔得不多一回工夫，迎賓鼓手人等已到，剛在門前奏過樂，又來了幾個紮彩匠，在靈前紮了一塊白布匾額，簷前紮了四個大球、一扇大屏風，天井中紮了一個六角大寶蓋，待等搭好了廠，方好掛上。其時搭廠匠、木匠也一齊到來，頃刻之間，天井上面廠已搭好，下面板已鋪好，尚不及八下鐘，盡行停當。正所謂有錢不消周時辦，一些不錯的。這時候各匠都去，帳房也來了，問：「大先生可曾起身？」相幫說：「昨夜大先生沒有睡過呢。」帳房點頭，一逕登樓，見了寶玉，就將這張捐官銜的實收，與用剩的□幾塊錢一並交與寶玉收藏。寶玉接過一看，見那張實收上非但另取名字，連姓杜也改作姓胡了，因笑道：「軋實俚是姓杜呀，奴昨日忘記替說格。」帳房忙道：「不改可不要緊嗎？」寶玉道：「橫勢俚裡問搭，用奴格堂名，就讓俚姓仔胡末哉，勿然，別人倒要纏差格，格落去改俚哉，省仔點周折罷。」帳房聽了，也不再說別話，要緊下樓辦他的正事。

剛才坐下記帳，見成衣店將趕做的孝衣白帶送來，是寶玉與玉蓮等身上的，其餘相幫、僕婦的白衣，均由壽器店租賃，無須再做。成衣算過了帳，接連燈籠店、漆器店、衣莊店等陸續都到。燈籠店送上蠟燈、大門燈、提燈，以及明角燈上所貼的官銜字樣；漆器店送上四對金字銜牌；衣莊店送上箭衣、蟒箭、外套、四品補服，連襯衫、棉襖、棉褲各件。帳房即請寶玉下樓，過了一過目，方將發票上的帳算了一算，或付或欠，各店無不應允而退。末後壽器店也將定合的棺材，定做的衾、枕、被、褥、桌圍、牌位、仙童仙女，租賃的孝幃帳幔、細麻衣裙、男女孝衣裙帶，盡行送至，所少的綢緞幡幢今日還用不著。寶玉逐一細觀，果然貨真價實，有場面的了，就取銀洋交與帳房，現付一半，餘俟開弔日付清。壽器店的伙計取洋而去，不必煩敘。

再說寶玉看相幫、拆管等眾內外排場已畢，遂喚玉蓮等與自己一同更換孝服，在靈前拜了一拜，各進孝幃哭了一場，早有阿金、阿珠等勸慰，拉他上樓休息，免得見景傷懷。其實寶玉這場哭，原是照例具文，何嘗是真的？然別人聽他的哭聲，依稀鶯囀喬林，悲悲切切，如怨如訴，不禁為之酸鼻，那知他善於哭調，並不痛心。及至回到樓上，想起今日雖有這樣場面，足可誇耀於人前，所惜親朋太少，報條無多，前來送殮的，只有幾個親近姊妹行中的人，真是一件憾事。故待等出殮那天，必須大大的排場，方使路人皆知我豪闊。再者開弔訃聞，不比報喪條子，無論稍稍認識的，都可以下一副訃，來者諒必較多，惟客人那邊，怎好邀他們來幫我的場面呢？既而一想，嚇，有了，我去請幾位來點主，他們或者賞臉，也未可知。此外各客是否可以下訃，且同帳房商議再

定。寶玉一念方畢，又是一念，因阿二既無妻室，那有子女，今日孝幃中缺少謝孝的尚不要緊，到了出材時候，出去一個空功布，豈不有失觀瞻嗎？怎奈此地親族無人，何來嗣子？只好托阿金到育嬰堂裡去，抱一個四五歲的男孩，充作他的兒子，有何不可？

不言寶玉在樓頭思想。再表下面甚為熱鬧，門前鼓手迎賓，先後來了□餘位送殮的大小元緒公，各在靈前叩首，看了這等的場面，無不說阿二福氣，得如此死後風光。待到吃過中飯之後，和尚、道士以及土工、漆匠、內外執事、炮手等人役一齊畢集，伺候入殮。約摸至兩下多鐘，贊禮整備堂祭，寶玉與玉蓮、芸臺、月仙一一祭過，然後送殮諸元緒挨次拜了。

其時哭聲如沸，土工人等入內，旗纛傘扇、紅黑帽各執事分班站立兩旁，外邊放炮連聲，裡面先請冠請珠，與死屍戴了大帽，上了朝珠，阿二一個烏龜，居然像一位四品亡故的大員。珠與冠請畢，方請棺材進來，自有土工等料理。但是無人捧頭，不好看相，寶玉只得權命玉蓮捧頭，月仙捧足，將他入殮。少頃請蓋請位，既無孝子，只好虛行故事的了。諸事均畢，左右執事退下，門外炮聲亦絕，靈前放下孝幃，擺好座臺，陳上祭筵，掌禮在旁喝禮，自寶玉起，以至送殮等人，各各贊拜，末後做過熱淘糞飯，方才殮事告竣，送殮各元緒全行散去。惟有帳房此刻甚忙，當日開銷六局人等，一項一項的摘帳分發。書中不能細表。直至傍晚六下多鐘，人聲始靜。帳房結清帳目，交與寶玉，亦然回去。當晚寶玉也辛苦已極，連夜飯都沒有吃，便去安睡，一宵晚景休提。

到了來日上午□一下鐘，寶玉方始起身，梳洗後，與阿金、阿珠說起昨天所想的心事，阿金道：「倪到育嬰堂去弄一個小子來倒容易格，包勒我身浪末哉，可惜想著得晏（讀俺）仔點，勿然，昨日還好扮場面格勒。至於客人搭下訃聞，請點主，勿知阿辦得到篤？既經要請教帳房末，蠻好，今朝阿要去請俚來介？」寶玉道：「要格，奴還要托俚去畫喜神、寫挽對勒。阿珠，下樓交代幫篤去請罷。」阿珠答應，自去傳話，不表。

約有一個時辰，方將帳房請到。寶玉單提起下訃、請客點主一節，帳房沉吟了片刻，始說道：「客人那邊，照規矩是不能請，即請了也不肯來的，他貴我賤，如何下得訃呢？然有一說，好在上海地面是個烏糟糟的所在，不論紳衿客商，所重者金錢主義，即極卑極污的，一朝發跡，他們也肯俯就往來，因洋人租界之上依稀別有一天，做官的不怕有玷官箴，做紳的不怕聲名狼藉，至於富商大賈，更不足論了，所以此刻你們下訃，諒無妨礙，斷不至拋擲門外的。若請他們來點主，卻要多費些銀錢，有了銀錢到手，就不問何等人家，欣然來了，但真真讀書的迂夫子，卻請不得的，因他尚有些廉恥的呆氣，不及紳商的辦事圓通呢。」

寶玉聽了這篇議論，足證是閱歷有得之言，便說道：「格幾化事體，才要托費心格哉。」帳房道：「曉得曉得，只是許多交往的客人，你們須酌量開個姓名單，我才好寫訃上的簽條呢。至若點主與襄題三位，亦須預先議定，另備帖子相請，然後當日再用全副執事去接他才是。」寶玉唯唯，又托他請人畫喜神、寫輓聯等事。帳房道：「既然有這許多事情托我，我要去了，前後只有七天工夫，異常侷促，雖刻印訃聞已經早上去關照，憑你怎樣趕緊，也須明晚才有，當晚寫好籤條，後日始能發出，但我一個人那裡來得及？只好請個幫手的了。阿二的喜神，好得他有小照，你快交與我，立刻叫人去畫，還等得及用。輓聯是極容易的事，但不知那個出面，用什麼稱呼呢？」寶玉道：「替奴造仔一個假名字，算是俚格兄弟出仔麵罷。訃聞浪也嵌仔下去，覺著鬧猛點，猶之乎孝子格虛名字，想阿通格佬？」帳房點點頭，不禁笑了一笑，連說：「通極通極。我不能在此耽擱，要緊去辦事了。」就向寶玉要了幾□塊錢與阿二的小照，匆匆作別而去。及至天色傍晚，帳房事畢再來，卻與一友同至，本是請來的幫手。因幫手聞是寶玉家中之事，便說寶玉與我曾經熟識，今晚定要前去相見，即向帳房借了一件長夾衫、一件馬褂，以裝自己的體面，故此刻拉著帳房同來，順便取這張下訃的名單。兩人到了樓頭，阿金先從房中出來，一見帳房帶來的朋友，不是別人，卻是昔年認識的，即忙叫應了一聲。正是：

笑煞趨炎夏二子，儼然僭禮魯三家。

要知來者是那一個，怎樣襄辦喪務，大出棺材，都在下回中詳敘。